

问苍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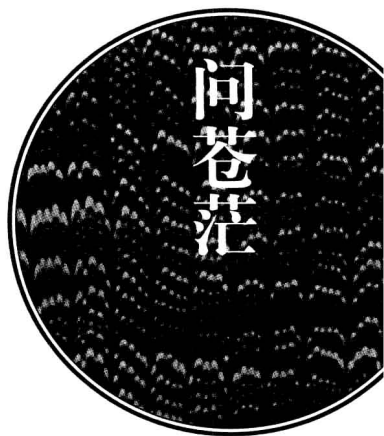
曹征路
|| 著

朝内
人文文库

中国当代长篇小说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

曹征路
||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问苍茫/曹征路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2

(朝内166人文文库.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)

ISBN 978-7-02-009407-3

I. ①问… II. ①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71742号

责任编辑 付艳霞

装帧设计 刘 静
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97千字
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 11.875 插页3

印 数 1—8000

版 次 2009年2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407-3

定 价 26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出版说明

以“文库”形式荟萃本社历年出版物之精华,是国际知名品牌出版企业的惯例和通行做法。作为新中国建社最早、规模最大、读者知名度最高的国家级专业文学出版机构,人民文学出版社在自己六十余年的历程中,已累计出版了古今中外文学读物凡一万三千余种,沉淀下了丰富的精神资源,出版我们自己的“文库”不仅生逢其时,更是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精品阅读的需求。

有必要对“朝内 166 人文文库”这样的命名予以简要说明:“朝内 166”是我们赖以栖身半个多世纪的所在地,从这里走出了一位位大师,沁透着一股股书香,这里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与灵魂地标;“人文文库”似已毋须赘言;而随后还将对文库该辑所集纳之图书某一门类予以描述,我们的描述将是客观的、平实的,诸如“经典”、“大全”、“宝典”一类的炫丽均不是我们的选择。

“文库”将分门别类推出,版本精良、品质上乘是我们的追求,至于门类的划分则未必拘于一格,装帧也不强求一致。总之,我们将通过几年的努力,为广大读者奉上一套精心编就的、开放的文库。恳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二〇一二年五月

第一章

1

柳叶叶运气好,工位面对着窗户。每天都可以偷闲朝外看几眼,一抬眼皮就能看,主管也注意不到,她还一次都没被抓住过呢,这让她好开心。

其实外面有什么?没有海,也没有像样的商厦,但外面有天,有时候还有白云。这边的白云和老家的不一样,是那种混混沌沌结不成团的白云,烂棉絮一样稀稀拉拉。有时候她还能看到低低盘旋的大飞机,发出隆隆的震响。在晚间,还能看清飞机上一排排的窗户,和尾巴上一闪一闪的星光,提醒她别忘了如今自己也住在大城市里,离现代化很近很近。有一回大家拉话最想做的一件事,有人想吃一碗米粉炸肉,有人想美美地睡两天,当时她脱口就说想坐一回飞机。她们都笑她不着调,癞蛤蟆要舔天鹅脚背呢,可她自己觉得飞机并不遥远,天天都在身边,就在半腰间,好像一步就能骑上去。人和人,真的不一样。

那天的台风就是这样被她看到的。在窗子里看,像一个红毛鬼。从前她以为台风就是从台湾刮来的风,特别特别大的风。其实不是。台风是有颜色的,起初是黄色,明黄,接着整个天都红了,是那种红砖一样的混浊的红,透着一种让人不安的明亮。但很快就黑下来,黑得怕人。大中午的马路对面的楼房忽然就不见了。

再紧跟着，是雨。雨是横着扫过来的，直接扫在她脸上。开头还带着点温热，有点臭，是一股子臭鸡蛋味。风向是旋的，一会儿东一会儿西，雨就像淋喷头打摆子一样的调皮。但转眼就变了，变成了海浪一样扑进窗里，于是一片尖叫，工房里一下子全都是水。天一下就黑了。把窗子关了，才看清楚那个雨是横着扑过来，砸在玻璃上轰轰地响，吓死人。

这场台风憋得太久，收音机天天说来，就是不来。空气臭得很，到处是汗酸味，黏糊糊的。大家都等着刮台风，说是台风一刮，衣就干了。每天宿舍里都有人说没衣服穿，所有的衣服都挂在走廊上，永远干不了，而走廊的墙壁上也是成串的水珠。大家只好都穿潮衣服上工，在身上一点一点焐干，又一点一点汗透。毛妹说她的手都能挤出水来了。她碰巧这两天来了“老朋友”，舍不得用卫生巾，不知从哪里拣来的破汗衫，洗洗晾晾就那么垫在下面。大家都说要坐下病的，她不信。现在台风终于来了，可以松口气了。憋了很久才突然透出这么一口气。

台风就像是一个暗示，一道命令，不知道是哪个喊了一声，“不干了！”然后大家都停了下来，在这之前谁也不曾商量过，现在有人说不干了大家就都不想干了。这很奇怪，就像是等了很多天刮风下雨，一直不来，但说来也就来了，谁也不觉得有什么意外。

“不干了”的意思就是罢工了，就是跟老板、管工叫板了，造反了。从前听到这个话新鲜得很，是别个公司里发生过的，怎么斗怎么闹最后输得又是怎么惨，讲故事一样。现在轮到自己不干了，不过就是这么一回事，也不觉得什么，说不干就不干了。有个人把一个大扳手高高地抛起来，掉在传送带壳子上咚地一响，还引来一阵哄堂大笑。就是这么简单。

管工急得直蹦，问是哪个喊的不干了，哪个不干就炒掉哪个，但没人理他。管工只好去抓拉长，拉长们自己去做也做不过来，一条拉停了，六十几条拉全部都停。只有传送带还嗤嗤地走，线路板

越积越多,像一条漂满树叶的小河,最后终于卡死在那里。有两个男的还想去砸打卡机,那个打卡机每天都会把时间记错。不知哪个说,砸它有个屁用,都是故意错的,这才不砸了。大家都跑到窗子跟前去看台风。

台风的身子到这时才真正露出来,咆哮着翻滚着,把天和地搅成一团,分不清哪些是雨水哪些是海浪,从楼顶直接倒下来。马路上所有的车都趴着不敢动,看不见一个人,只有废纸箱和垃圾桶在天上飞。公司对面的一个巨大广告牌,眼睁睁地就散了,飞了,一点声息都没有。有的楼房窗户没有关好,整扇窗子就被拽下来,到处能听见玻璃的碎裂声,紧跟着是电闪雷鸣。就像是有一个巨大的疯子一步一步逼过来,手上拎着一根大鞭子,稍不如意就给你一鞭子,然后张开血盆大口嘿嘿地狞笑。

这情形,看得人热血沸腾,好开心,好过瘾。

其实早几天,就有一个消息在传,说是下一批工人又要来了,有二百多,是广西来的。消息是湖南佬打听来的,他们是上一批的,比柳叶叶他们早三个月,眼看试用期就要满了。也就是说,公司要把湖南佬炒掉二百多才能腾出工位。湖南佬来得早,已经亲眼看到过前面几批人是怎么走的。他们不想走。好容易熬到试用期快满了,凭什么要他们走?

这样的流水线工人,新手一两天就能上岗,公司有六十几条拉,两千多人换上二百个新手根本影响不了什么。试用期只发二百块生活费,正式工七百元工资,这笔账傻子都能算过来。十个人的工作量只安排七个工位,做不了就加班,公司只要付一点加班费就可以永远用新工人。新工人如果当不上拉长,就被炒,公司永远只付生活费。

另一条消息是,公司又接到一个大单,要做两个月。其实也算不上什么消息,这从每天的加班时间就能知道。以前加班加到八点,现在要加到十点。加一次班能多得五元钱。有人骂,说老子一

天当两天活,才多吃两包方便面,真不划算。不过也有人喜欢,因为加班给的是现钱。比方毛妹,她就能把五元钱省下来。她说,出来就是苦的,怕苦就不要出来,人家有活给你做,应该高兴才对。但柳叶叶就是高兴不起来,她两条腿都做肿了。她还算好的,毛妹脚背上一摞一个坑。

听他们说,以前每有一批工人被炒,总是有人哭有人闹,但闹也闹不出名堂,因为合同写得清清楚楚,试用期六个月,试用期满不合格的就是要炒。这是公司的规定,你自己能力不够你怪哪个?所以大多数人还是选择离开,不愿意走的顶多在公司大门外赖两天。大门有保安守着,你想进进不来,想说理又没有人听,最后还是一个走。

这一次就不同了。湖南佬很抱团,他们得到的消息早,抓的机会也好,就在新人要来不来的时候,就在公司刚刚接到大单的时候。还有,就是这场台风帮忙助威的时候。

柳叶叶坐在二楼的落地窗前,那个人事部姓马的经理,被她看得清清楚楚。刚刚撑开一把花伞,转眼就像蒲公英一样翻转飘散,变成了一把枯枝。姓马的疯子一样冲进门庭,开头还想找地方搁伞,转了几圈之后才醒过神来,才把那把铁丝扔了出去。从写字楼到厂房不过二三十米,就已经把姓马的变成一只汤锅里爬起来的鸡。她还看见姓马的冲着保安大喊大叫,那个讨好他的保安被骂得狗血淋头,只能把笑脸硬硬地夹住,退回去重新拴上大门。他不放人出去,其实也没有人想出去。马经理冲进工房,嘴巴里不干不净地学广东话骂人,丢!丢!

这一切,全都被她看得清清楚楚。

马经理和几个管工商量一下以后宣布说,好好好,刚才是谁叫的我们也不追究了,就算是大家刚到南方来没见过台风,受了惊吓,公司买单了。但是下不为例,下次再发生这样的事情,就要赔偿损失了。你们知道停机一分钟公司要损失多少钱吗?吓死你!

没人答话,也没人动。

马经理说,怎么啦,听不懂我的话吗?

还是没人答话,没人动。

马经理就去骂拉长,要他们把自己的人找回去,同时还点名叫了几个人。人群这才动起来,但也只是柳叶叶这批新来的最听话。毛妹还去招呼了几个人,可他们人少,坐在工位上孤单得很。就是坐下了身子不动也还是没用。就是身子动了,六十几条拉也还动不起来。空气变得焦躁,好像随时都要爆炸。柳叶叶觉得刚刚凉爽的身体又透不过气来了,浑身都在发抖。

马经理这才着急了,说我知道你们心里想什么,想这些有什么用?公司是有规定的,跟你们大家都签过合同的,签字画押,不是假的吧?人才流动,末位淘汰,这是政府定的章程。有意见你们跟政府去提。我跟你们一样,也是打工一族。表现不好也要被辞退的,当然表现好了可以继续干嘛。公司欢迎大家留下来,大家都是出来打工挣钱的,谁跟钱有仇?你?你?你们不要叫我难做好不好?

有人在后面忽然嘀咕一声,放屁。这下就像真的放了一个响屁一样,工房里一下笑翻了天,大家前仰后合笑到肚子疼。

马经理火了,跳着脚叫保安,让他喊队长来,把全队都集合来。但他的声音已经变得渺小,而且很快就淹没在大家的起哄里。人们叫着嚷着一起往外冲,马经理立刻被挤到墙脚,想找都找不着了。混乱中,有几条拉的日光灯管被敲碎了,还有那个会错时间的打卡机,也不知是谁,把一块线路板塞进机孔,吐出来整整一团乱麻。

这老天爷也怪气,刚才还昏天黑地雷霆震怒呢,转眼就艳阳高照了,只有污水在马路上潺潺地流,证明刚才确实刮过台风下过雨。大家跑啊跳啊欢呼啊,快活得很,好像自己给自己放假了,谁都管不着了。其实人人心里也都清楚,大雨还在后头,该来的还是

要来,哪个都挡不住。尽管哪个也不晓得后头有什么,反正横竖一条蛇皮袋闯天下,打工仔一个。有个湖南佬牛皮烘烘说,大不了老子炒他鱿鱼,怕什么怕?

可柳叶叶心里还是有点虚。这是三个月来第一次早收工,不是主管宣布收工的,是自己宣布的。平常天天盼着能歇一天,能到街上去逛一逛,可是真的歇下来了,又觉得六神无主不知该怎么办了。她在人群中张望,想找个熟人,她心里慌得很,空得很,想找个人拉拉话,可忽然间又觉得每一张脸都是生面孔,谁也不认识谁。而且,别人好像也在张望,也在找人,她们就这样拥挤着往前走。

忽然,人群又跑起来了,风又来了,噼噼啪啪的雨点又砸下来了,于是她也莫名其妙跟着跑起来。

2

这股生成于印度洋的热带气旋,取了个奇怪的名字,叫塔娜,据说是一个专司小坏的漂亮女神。该女神在印尼群岛还很苗条瘦弱,几乎没有什么破坏力。可是越过海南岛到了珠江口一带就突然强壮起来,中心风速达到了十五级。等到香港电视里出现红色风球的时候,深圳人还有点生怕它拐弯不来造访的意思。深圳人被低气压压迫了太久,压得透不出气来,太希望来一个“自由女神”解放一下,哪怕恶作剧也很好玩。深圳人太缺好玩的东西了。另外,深圳缺水呀,大大小小的水库都见底了干涸了龟裂了。几年前还有清水环绕的小镇,如今全都站满了钢筋水泥,它们都要喝水。河道里搭起了一排排铁皮房,洗头妹就站在河底拉客,来呀,来玩,来洗头。可是水呢?水早就断了源头,没了来由,都钻到塑料管子里去了。所以塔娜要登陆了,简直就是一个美丽的传说,一

个盛世的节目,大家都要高举双手欢迎,谁也不去深想,这位女神的笑容还含有几分恶毒。结果特意去海边迎接塔娜的人转眼就消失了几个,删除了几个,归零了几个。在市区,首先是一些脚手架挪了位,像圈羊的栅栏改换牧场一样。然后是广告牌五马分尸,那些高贵的香唇和肉身,只能无力地垂挂在路灯架上招摇,那些诱人的丰乳和肥臀,全都躺在人行道上任人践踏。深圳河暴涨,把积攒多时的垃圾一股脑推向香港,腐臭涌上马路,扑向洼地的楼房。在最繁华的罗湖,一帮烂仔早就把大方桌翻过来等在路边,等在涵洞两侧,为急于回家的女士提供舟船服务。他们吆喝着,跳楼价啊,平到死啊,十门(块)一位啊……

这些也就罢了,可刮台风居然刮出一场罢工出来,你想得出吧?宝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铜牌牌不大,挂在墙上也不起眼,可在幸福村却也算是一家主力外资企业,它的一举一动都非同凡响。所以文念祖一听说宝岛电子出事了,连夜就往回赶。傻瓜都想得出,幸福村有上百家企业,一旦打工仔们互相通气,连锁反应起来,局面就不可收拾了。现在是稳定压倒一切,只要不出事情,你闷声发财好了,有钱大把赚好了,什么都好说,这话是市领导亲口对他讲的。但出了事情呢,领导没有讲。他明白,那就什么都不好说了。至于什么叫事情,什么不叫事情,大家心知肚明。

另外这次事情来得有点邪,他总觉得不合常规。要在以前,他也不会在意,一两个工厂罢工,太家常便饭了。但这次确实有点邪,好像真是电视里讲的,是这个塔娜在捣鬼?罢工的规律其实跟种庄稼差不多,春耕秋收,是有节气讲究的。一般是春季招工,夏季跳槽,到了秋冬,过年关了才会出点乱子。这才七月份,刚过端午,搞乜鬼呀搞?

所以下面一反映上来,他就脱口问,乜意思啊?答说,不清楚。要在从前,文念祖早就把丢你老母丢出去了,养这些马仔有什么用啊?可如今他也是穿西装打领带的人,是幸福村几十万人口的父

母官，是幸福开发总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，他就只好随便丢了。

不许骂人确实很麻烦，可是大家都说很必要，那就只好忍着。有个香港命相大师给他看过，说他有一张俊朗的国字脸，主富贵的，但忌怒。发怒的时候国字容易扭曲，两条卧蚕眉会纠缠在一起，两个鼻孔难免仰天长啸，一张阔嘴更容易直贯耳底，总而言之统而言之，脸上山河犹在，国运却破败了。所以保持适度微笑，就是保证命长运久。戒怒成了他人生的第一等重要的大事。其实他还有什么大事？他所有的大事都在四十岁以前完成了，现在的大事就是少发火。经常告诫自己深呼吸，深呼吸，把眉头很深刻地收拢上去，轻轻哼一声，搞——错！

客家人大都性情温和，不像北佬那样脾气暴躁气焰嚣张。客家人既然是客，就不能像在自己家里那样随便，事事要谨慎克制。瓜田不拾履李下不正冠，低头不失礼高声惹祸灾，遇事让三分和气能生财这些道理，做一个客家人从小就要懂得。姓文的自然要更加文静一些，遇见不平事，喊一声有没有搞——错，已经是最高抗议了，天大的火气被拖着长音的一声喊也就出得差不多了。事实上文念祖最大的长处就是特别能忍耐，特别能忍耐也就是特别能战斗，这是他屡战屡胜的法宝。车子到家，走进办公室，身上雨水还没擦干，他已经口述了三件事。

第一件是通知幸福村所有的工厂全部加班。没有事也要加班，没班加就组织工人会餐，没有钱村里给，反正要给老子把人留住。哪个公司要把人放出来，就给老子滚蛋，不要讲我这个人太好讲话。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币解决嘛，要几钱，话我知。

第二件是叫赵先生立刻跟他那个学生联系，问清楚有也办法能让劳动局不插手。只要劳动局不插手，就不会闹到外头去。还有那些记者，怎么做你们都知道的啦。要几钱，话我知。

第三件是，宝岛电子的陈太现在在哪里？不管她在哪，在纽约在东京都给我找出来，要她跟我通话。

布置完这些，他就进去冲凉。最近刚进了一套意大利的桑拿房，那种桑拿带按摩的东西据说还是很有效的。他没有什么毛病，只是肚腩不够争气，在最紧要的场合每每受到嘲弄，不爽。听说蒸一蒸按一按，对某个部位经常刺激一下，可以增强战斗力。他在日渐松弛的肚腩上摩挲，忽然就有了一丝恐慌，体会到生命的无可奈何。生命这个东西，没有办法，你斗不赢它，你不惜命，命就不惜你。客家人能在这一带生存繁衍，靠的是乜呀？就是惜命二字。

此地人信命，相信生死祸福富贵贫穷自有定数，对世事变迁看得很淡，都是这样的啦，没所谓啦，不太认真。家家都供着神龛，供着观音妈祖福祿寿三星和财神，有的还挂着基督耶稣的照片，有两个活钱就不忘买香。至于这些神佛都司管什么不去管他，只是一律拜过去，多磕头少惹祸总是没错啦，别人拜他总有道理的啦，也不太认真。他们真正认真的是性命。据说文氏宗祠的照壁上从前都有两个大字——惜命，这是先人留下的遗训。惜命的意思很难讲，有点玄虚，也许是怕引起外人误解，后来才逐渐湮没。但它一直留在子孙的口碑上，人人都心领神会。惜命不是怕死，人总归要死的，死比活容易。惜命是先人对生存繁衍的一种看法。比方四时节气要有不同肉食配以各种药材进补，一个客家女煲不出几十种老火汤是进不了婆家门的，叫不知惜命。比方一个男人养不出儿子或女人不会生养也叫不惜命，因为命和性是连在一起的。但一个男人与太多女人保持关系也叫不惜命，因为命是有限的，用一点就少一点。惜命不惜命绝对不是个人小事，海边人丁稀少生存艰难，性和命都是家族大事。他们懂得没有性的命根本就不叫命。此地女人古来就有自梳和自靠的习俗，姑娘大了不愿嫁人可以自梳，搬出娘家自己单过；媳妇在丈夫之外另外靠一个，也没什么好稀奇的。海岛渔家多苦难多变数，早晨送丈夫出门晚上就成了寡妇的事常有，女人们不能不多想几条路。女人靠男人也靠，也没什

么好责备的,能活下来是一件多么不易的事。所以此地人把性事看得很穿,一眼就洞穿了人生本相。是梳还是靠全凭女人一句话:中意不中意。所谓人性化管理是现代编出来的,真正的人性化管理是大自然。

客家人从中原来,初时大都有一些骄傲的来历,不太接受这种风气。可是岁月磨人,入乡久了,难免随俗,只要他们不把靠来的女人带回家就行。靠来的女人总归是靠的,进不得祠堂的,不管你有没有元配。从前文姓是这一带的大姓,担着维护风化的道义。文氏家族能在这片汪洋野岛生息繁衍不是没有一点理由的。既然老文家已经默认客家人可以靠了,就是天大的让步了,万万不可以得寸进尺玷污祖宗的。总之惜命比天还大,绝对不是私人小事。这样一想,又觉得自己在祖宗面前终归有些理亏。

电话铃是一种格格格格的啄木鸟声,响了一气,他才去接。这也是一种贵人相,听说大干部从来都这样的,不亲自接电话,电话响着跟没有一样,该干什么还干什么。但不知他们在洗手间里会怎么样?赤身裸体的情况下没人帮忙也不接吗?这样一比,就比出自己的不足来,富他是足够富,贵还差得很远。

是宝岛电子的陈太。陈太说文总啊你在做乜呀?搵你也搵不到,想你也想不到,你总归要留一点点时间给我,我不要你许多,你的靓妹厉害我是晓得的。

他一下就笑到岔气,他说你这个人,你这张嘴!

陈太的名字叫陈徐钰仪,叫起来好麻烦,反正她老公姓陈,他就叫她陈太,后来也就叫开了。其实她不老,是个标准的靓女,无可挑剔。本来只要他愿意,他们也可以玩一玩的。但他犯不上在家门口风流,何况人家是个投资者,一个外商。只是因了这一层,这一步就跨不出去,对她多关照一些也就在里头了。他说,你那个破公司出毛病了,你知不知啊?你还一天到晚在外面疯,一下纽约一下东京,哪个天天来给你擦屁股啊?

陈太嗤嗤地说,我要你擦,就要你擦。你以为我想在外面疯吗?我现在看到飞机屁股都疼了,我接连五天都在吃飞机餐,你知不知啊?你以为啊?

文念祖说,好好好,回来我请你吃龙虾总可以吧?现在你要把公司给我摆摆平。

我要澳洲的。

好,就澳洲的。你究竟打算怎么样嘛?

陈太说,放心啦,罢工不就是谈条件吗?谈就是了,我又不是谈不拢的人。实在谈不拢,只好麻烦你请警察了。不过你们的政策多变,确实让人吃不消。

念祖大声说,哪个讲政策变了?保护投资环境从来就没有变。只是现在强调稳定,不希望搞出事情来。

陈太说,怎么没有变?前年庆丰公司罢工,老黄哼都没哼一声,警察直接就把人带走了。

文念祖噎了一下,说前年是前年,情况不一样嘛。你也不希望把事情做大,做大对你有乜好处吗?

陈太这才说,放心啦,我分分钟就过罗湖了。不过罗湖那边淹水哦,我雇人抱我过去你不要吃醋哦。

他也笑了说,他要敢乱摸,看我把他手剁下来。

等他穿好衣服,赵先生已经在办公室外间等着了。

赵先生是他请的一个大学教授,给他做顾问的,也叫助理。叫什么无所谓,反正素质高就是了,带出去有档次。如今场面上的胃口变了,带一两个美女还不够威水,显不出身价来,谈点什么话题还要有咬文嚼字的人站在旁边才行。

赵先生说,他已经和小何联系了,小何的意思是,只要不闹大,就没事情,区劳动局那边他负责搞掂就是了。

他点点头说,我现在顶怕监察大队的那帮人,又是摩托车,又是警笛,威得不得了,真有些事情他们逃跑比哪个都快。想想他又警

惕起来，问，什么叫闹大啊？几大才叫个大？

赵先生说，从政策法规的角度说，现在《劳动法》的立法意图是很明显的，就是规定用人单位同打工者之间只存在单一的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，是个劳动力的买卖关系。所有的法规条例都是以这个为准则的。

他的两条卧蚕眉又开始打架了，说，那又怎么样呢？以前不是这样的吗？

赵先生说，奥妙就在这里。从前宪法规定的工人阶级主体地位没有了，工人只是一个劳动力，他和用人单位是个愿买愿卖的关系，是个用和被用的关系。他不愿意可以走人，但不可以胡来，因为《劳动法》就是管理劳动的法，不是保护劳动的法。

念祖越听越糊涂，说，我是问你什么叫闹大？几大才叫大？

赵先生说不好意思，其实我已经回答你了。从根本上说他们闹就是大，不闹就是不大。小何说的闹大，是指上街了，堵车了，破坏生产资料了，这就有《劳动法》管着他们，《治安条例》管着他们。他的意思是，即使劳动局插手，也不会怎么样。无非是吃一点喝一点，还能怎么样？

他这才点了点头，松了口气。跟这个赵先生讲话确实很累，但有的时候，他也能把事情说的知根知底，看到很远。这就像下棋，走一步要想三步，三步都想清楚了，心里也就踏实了。其实他有句话跟谁也没有说，跟陈太说没有用，跟赵先生说还早了点。这个话就是：区里要推荐他做省党代表了，进了那个圈子，他就又进步了，他不希望在这个时候出事情，任何事情都不要出，一点风吹草动他都不想看见。

他想，富是很容易办到的，贵却是要讲运气的。富豪他天天都能看见，可他们照样点头哈腰，跟狗一样。香港富豪阔佬他见的还少吗？他不想做那样的人。

柳叶叶认为,大家都恨着这个马经理是有道理的。她对毛妹说,一百个人有九十九个都恨他。毛妹说,还有一个不恨,就是想生吃了他。然后两个人都快活地笑了。

其实马经理是个坏种,这在女工中早就不是秘密了。大家看见姓马的就像老鼠见到猫。他在工房里一出现,个个都低下头,生怕被他注意到。可这个姓马的偏偏就喜欢挨着女工站,这时候十有八九要出错了,出错还不是自己倒霉?

其实不是怕他炒鱿鱼。来到深圳,大家都明白过来了,想找工遍地都好找,就是被炒了鱿鱼换一家老板就是了。从前人傻,真傻,傻得要死。恨姓马的,是因为这个人太恶,也是因为自己太傻。柳叶叶觉得,就是再过一百年,她也不会忘记那件事,那个求人家“开处”的阴冷的夜晚。

毛妹也说,他能在贵州这么干,肯定在湖南也这么干,肯定在广西也这么干,这个人!

叶叶说,不是人,是鬼!

山里人闭塞,不晓得外面的世界。从前也有听说进城打工的事,也晓得娃儿迟早是个走的道理。整日面朝黄土背朝天,土坷垃里寻不到出路,这个都懂。也听说过别个乡年轻人进城就发达的传说,男的当老板了,女的嫁大款了,寄钱回来做屋了,都有。当然也有受伤的病死的,女娃儿当婊子的,但那个毕竟是少数。好在那些故事都是人传人,哪个亲眼见过?当不得真。所以有消息传来说,县上要组织二百人下深圳打工,村里头都轰起来了,都说是政府组织的,不比那些跑单帮的。当然最起劲的就是她们五个女娃儿。一个女娃儿,高中念完也就意味着青春过完,接下来她的全部